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羨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终 身 大 事

萧 乾 著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 春满燕园 .....       | (5623) |
| 春归燕园 .....       | (5626) |
| 春色满寰中 .....      | (5629) |
| 夹竹桃 .....        | (5631) |
| 清塘荷韵 .....       | (5635) |
| 晨趣 .....         | (5640) |
| 二月兰 .....        | (5643) |
| 幽径悲剧 .....       | (5649) |
| 清华颂 .....        | (5654) |
| 梦萦水木清华 .....     | (5656) |
| 五色梅 .....        | (5660) |
| 洛阳牡丹 .....       | (5662) |
| 月是故乡明 .....      | (5665) |
| 美人松 .....        | (5668) |
| 登蓬莱阁 .....       | (5672) |
| 登庐山 .....        | (5678) |
| 游石钟山记 .....      | (5682) |
| 富春江上 .....       | (5685) |
| 年 .....          | (5691) |
| 新年抒怀 .....       | (5698) |
| 1995 年元旦抒怀 ..... | (5706) |
| 八十述怀 .....       | (5709) |
| 赋得永久的悔 .....     | (5714) |
| 我写我 .....        | (5721) |
| 牛棚杂忆(节选) .....   | (5724)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作者小传

【萧乾】（1910～1999）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出生于北京，蒙族。自幼半工半读。30年代初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8年冬到汕头任中学国文教员。1933年在《大公报·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蚕》又在《水星》、《国闻周报》陆续发表作品。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主编津沪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6年至1948年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参加香港《大公报》起义并协助编译英文刊物《中国文摘》。1949年任《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辑。后曾在《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作品有短篇小说《篱下集》等四部和长篇小说《梦之谷》。萧乾是一边搞创作、一边当记者的作家，写了很多散文特写。有散文集《小树叶》（1935）《珍珠米》（1946），特写集《见闻》（1939）、《南德的暮秋》（1946）、《人生采访》（1947）、《土地回老家》

(1951)。1979年复出后又有《美国点滴》《在康奈尔校园里》等一系列特写新作。他的特写大都为社会性题材，以“鲜活、实在、亲切动人”为特色。

## 殇

那是一个夏天，当北平热得快冒了烟儿的时候，我同一位在铁路上办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运货车，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虽然已很久，我还记得这事。每当我想起那番旅行的时候，心里便充满许多愉快的沁凉的记忆，但我也忘记不了一个很小但是很惨的悲剧，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

离我住的地方约十里便是一座蒙古村庄。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看。遥遥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怀了许多原始的梦。但朋友却劝止我莫去，说那里的蒙古人虽离铁道极近，因不与汉人杂居，始终还没有同化，只身去那样言语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当的。

我急得难捱，然而却又不敢冒险。

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有了个机会。一个相识的通蒙语的轿车夫答应带我去，而且，他还准许我跨在他的车沿上。

立在篱笆门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挂了许多蒙文符咒纸条的屋檐下一只个子大模样的凶狗。尽管它的身子已为铁链锁着，也还对我们狺狺地吠着。

殇

经过一番问询后，我们被让进去坐了。我是怀了不少担心的。招待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异于以“娇羞”为淑德的汉族女人，那个蒙古妇人是睁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为我们倒茶，端奶饼。我留心到她那红润的健康肤色——在塞外那几乎是我仅见的不带鸦片暗影的肤色。

借了那个轿车夫的通译，我们谈了许久话。他告诉我牲畜繁殖的话，蒙人怎样打官司，和他们如何由萨拉旗东迁到这里。我们谈得算是很投契。看看天色不早，我们便起身告辞。

走下石阶，忽然一个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蹿过。我本能地赶忙追上去，白影子却在屋角消失了。

爱好活物的我，可兴奋了。我赶了过去，随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过来。

啊，一段用秫秸缠的短短围墙里，盘踞着五六只白兔子，石榴籽般红而圆的眼，瞥见我们，一瞬便钻进地上砌好的窟窿里去了。

“喜欢这个？”主人甩着长袖，笑嘻嘻地问我。

蒙古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当他们怀疑你的时候，戒备是森严的。但当你获得他的友谊后，他永把捧给你所喜欢的视为责任。就这样，他掀开了兔窟的木板盖。

啊，多么热闹的一个小社会呵，我简直数不过来了，只看见一片黑白光润的皮毛，一对对灯笼似的眼睛。

“喜欢哪只，你？”主人要我随便指。

自然，我挑了一只肥大雪白的。

没料到，放在蒲包里的却是十只了。他临走时嘱咐我



只是“一只”。

啊，何止台阶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只，床脚也还有呢，血渍一直染红了我的鞋面。

我吓得快哭出声来了。是什么猛兽，在我睡着的时候，干下这等残忍的事呢？我检视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尸身，不再吱吱，不再呱呱，却僵寂得如一片枯树叶，一块瓦片，只是血渍弄得比那些都更难看些罢了。

我为一腔悔恨僵成了一块木头。

忽然，一个更重的拳头向我胸口打来。我急忙蹿进房里，我记起“尸亲”的老兔来了，我预料那猛兽一定也饶不了它们。

没有。它们却安然无恙地活在那蒲包里，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红的血渍。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

当我收拾地上的小尸身预备埋葬的时候，那个轿车夫来了。他看见了血渍。我辜负他满腔的欢喜，我噙着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他忙跑到床下去看老兔，回过身来，摇着头说：

“你不该触它们的眼睛啊！”

我着急地抗议说：

“我没动，我没动，麻皮造的孽！”

“无论谁干的吧，反正，”轿车夫皱着眉说，“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它们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们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它们便宁可把孩子吃掉。”

“兔子比人还有气节啊！”他这样叹着气似的哀悼，又







